

传世古彝文写本之修复与研究

万 群¹ 刘 蔷²

1 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

2 清华大学图书馆

【摘要】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着一批不为外界所知的珍贵的古彝文写本,流传稀罕,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历经数十载尘封,加之当初独特的成书、保存故事,致使这批彝文古籍破损、粘连、霉烂、烟熏情况非常严重。2004年学校拨专款启动对其整理与修复,2005年委托天津图书馆承担全面抢修工作。修复者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针对彝文古籍的特殊性,在修复中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文章首先追溯了这批古彝书搜集、入藏清华的经过,择要介绍其学术价值,然后详尽记述修复全貌,并对修复中遇到的问题和处理方法进行归纳与探讨,希冀为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保护与研究开拓出更广阔的空间。

【关键词】彝文写本 古籍修复 古籍整理

On Repairing the Precious Manuscript Copies in Ancient Yi Language

Wan Qun¹ Liu Qiang²

1 *Historical Document Department of Tianjin Library*

2 *Qinhua University Library*

[Abstract] A number of rare and precious manuscript copies in Yi language collected in Q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are really valuable for research. During the last few decades, all these rare materials were covered dusts and had their miserable stories of preservation. Therefore, they were serious damaged with adherent, mildew, rot, and smoky. In 2005,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was entrusted by Q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of repairing and recovering these Yi Nationality's ancient rare manuscripts. Base on the specialty of these manuscripts, repair workers carried on the audacious experi-

ment and exploration in the repair work.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raced back the process of the collection, incorporation into Q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then introduce the values of some selected manuscripts and narrative the comprehensive detail of the repairation. The author shows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recovering work. It is also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s in the work of solving the problems and some special treatments in processing of repairing, recovering this valuable rare manuscripts of Yi Nationality.

[**Keywords**] Chinese Yi nationality's manuscripts; Repair work of ancient and rare books; Recovery of the ancient and rare books

彝族是我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彝族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以古彝文记录的“毕摩文化”,这种文化靠手抄的经书形式在各种原始宗教仪式中世代传承,作为其载体的毕摩文献记载了彝族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历法、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并以其形式的独特性、内容的真实性、传承的稀有性和民族性,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理应受到保护和抢救。清华大学图书馆珍藏着一批不为外界所知的古彝族毕摩文献。这批彝文典籍是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由中国民族语言学的一代宗师马学良先生亲自搜集得来的,内容非常丰富,流传稀罕,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然而长久以来因无人能够识读,一直尘封于书库一隅,加之当初独特的成书、保存过程,致使这批彝文古籍破损、粘连、霉烂、烟熏情况十分严重(图一)。2004年秋天,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专项资金支持,图书馆与中央民族大学的彝文专家合作,经过费时一年的整理,完成了包括撰写提要在内的全部详细编目,并为接下来的修复工作做好了准备。

2005年末,天津图书馆受清华大学委托,承担了对这批古彝书的全面抢修工作。修复中我们在充分运用传统古籍修复技艺的同时针对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特殊性,对传统手工技术进行了大胆尝试性的探索。本文将追溯马学良先生辛苦征集这批彝文典籍的经过,记述清华大学皮藏始末,同时从多个角度介绍此次修复全貌,对修复中遇到的问题和处理方法适度进行归纳总结,以期为今后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保护与修复积累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传世经书、文化宝库

马学良(1913—1999)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语言学家、民族教育

家、民族语言文学家。他曾身体力行,长年深入彝区,以民众为师,采风习俗,译述彝经,研究彝语,做出了辉煌成就。上个世纪40年代初,马学良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申请经费,从四川赶赴云南武定、禄劝一带彝区,走村串户,考察彝族的风俗习惯,还四处投师,学习彝经。旧社会里普通彝族百姓是不识文字的,彝文只在少数毕摩中使用。毕摩,为彝语音译,别译作呗耄、白马、呗祃、比目等,皆男性。作为职业的祭司或经师,他们熟悉彝族历史及各种礼仪习俗,专司祭祀、占卜、禳灾、治病等活动,在古代是彝族酋长左右须臾不可离的神职人物。1943年,马学良接受老毕摩的建议,经过六天艰苦跋涉,从昆明赶到武定万德茂连乡凤氏土司衙署。凤氏土司的势力在明代曾经遍及云南昆明以北地区,远达贵州,他们笃信宗教,历代兴学,衙署中建藏经楼,为典籍文物荟萃之地。其末代女土司名那安和清,知书达礼,开明且熟知彝族历史文化。可惜经过战乱,土署中的经书丧失殆尽,仅余几百册。为了汇集散落民间的彝经,马学良建议女土司召开毕摩大会,动员他们献书。1944年正月18日,毕摩大会在土署隆重召开,附近数县的知名毕摩数十人如期赶到,大会上竞才竞艺,通宵达旦,观者云集,人声鼎沸。会后的一个多月里,各地民间所藏的彝文经书源源送还土署,马学良苦心孤诣搜求彝文典籍的愿望得以实现。

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国内民族语言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外国传教士在彝区的破坏和法、英、德等国学者对古彝文典籍的垂涎三尺,都令马学良忧心忡忡。为了抢救这批文化珍宝,防止其散失和毁坏,马学良及时函告当时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吁请由国家出资收藏。同时,对女土司晓以大义,说服她将这批珍贵经籍捐献国家。最终女土司答应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半售半赠全部出让。马学良亲自将待运经书梳理、查对和装箱,女土司还派出马队护送经书出山。这批经书共约二千一百余册,被分作五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流变,星散各地,成为如今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和南开大学图书馆的珍贵皮藏。

清华保存的这批彝文典籍共有大小不等的三十余包,在此次整理前从未拆封,还保持着上个世纪40年代从云南寄回北京时的邮包

模样。2004年秋天,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专项资金支持,图书馆与中央民族大学的彝文专家合作,经过费时一年的整理,完成了包括撰写提要在内的全部详细编目,为每一册书逐项填写工作目录,包括彝文和汉文书名、作者、版本、提要、稽核、版式特征、批注、装帧、残损诸项,并编制可供检索的数据库,以此作为整理完毕后送交修补的底账基础。经过一年的初步整理,基本理清了这批60年未动的珍贵材料的整体面貌。这批书共252册,除一册为明刻本外,其余均为明末至民国初年的写本,其中以清抄本居多。很多写本上有墨绘插图,还有一册为彩绘本,非常精美。每册页数多寡不一,多者如两部《彝汉教典》均是近二百页,少者如《献茶礼仪经》、《设立氏族祠堂经》、《清净消灾经》等仅四页。页幅大者如《插枝图》,每页高90厘米,宽67.6厘米,按图接联展开有近10米长;最小者为三册经折装小本,高9厘米,宽5厘米,不足盈握,精巧可爱。

此次整理按学科及用途分类,分为八个类别,具体统计如下:

文学类7册,其中诗歌及诗赋6册,叙事诗1册;

经济类7册,其中账簿6册,账单1册;

宗教类201册,其中占卜23册,祝颂10册,祭祀经29册,作祭经67册,法术5册,作斋经36册,祈祷6册,百解经11册,祭神经3册,祭祖经5册,神位名录1册,神座谱2册,图集2册,历算1册;

地理类6册,均为不同内容的《指路经》;

医药类3册;

历史类18册,其中传记2册,叙事史诗1册,史书10册,家族谱3册,呗毫史2册;

哲学类7册,其中预测5册,伦理道德1册,训释1册;

教育类3册,其中语录2册,议论1册。

相比其他单位收藏的彝文典籍,清华这批书有其特殊之处。首先是抄本年代久远,整体价值较高。这批书出自武定凤氏土司辖地,这里是罗婺文化的中心,多是较古的写本,是其他地区传抄之底本,其中32种抄本上还保留了撰写或抄写者名姓,有些是著名的毕摩大师,他们是真正识文断字、音义全解者,这也是古彝书中不多见的现象。有些抄本上还著明抄写时间,最早者为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三月二十四日云南省武定县山南庄良抄本《彝汉四十九位导师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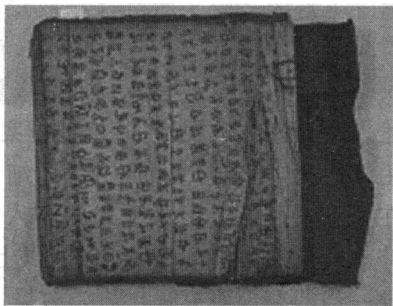
理论》，最晚者为民国二十五年(1936)的《祈吉祝福经》。其次，这批书中有些特殊内容，颇值称道，如巨幅插枝图、神座图和张文元毕摩家藏本等，是研究彝族原始宗教及天文学知识的重要材料。7册记帐簿记载了武定土司每年的经济状况，收上来的贡物等，反映了这一带彝区从奴隶制向近代社会的转化，具有很高的经济史研究价值。

二、遵从原貌、全面抢修

“古彝文”是彝族原有的一种意音文字，历史上被称为“爨文”、“𪛗书”、“罗罗文”等，为与1975年通过规范方案的新彝文(音节表音文字)相区别，通称“古彝文”或“老彝文”。在彝族神话传说中，彝文经书是由天宫派遣的代表唵毫带下凡间的，因此被视作“天书”。平素毕摩们把经书藏于木箱中，置诸高阁，焚香供奉；举行法术前，必先祭经书，方有效验。那些历代传抄的旧书用到不能再用时，便祭后焚化，不敢任其污烂，以示敬重。这些普通彝族人都不识的彝文经典，随着岁月流逝和社会更替，愈发少有人能识读讲解，因而被马先生称为是“日渐没落的天书”。用古彝文所书的典籍文献，广泛涉及历史、哲学、宗教、科学、天文、工艺、医学等诸多方面，内容浩繁，是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和宝库。



图一 皮藏原貌



图二 独特装帧

清华这批古彝文写本保留了原有装订风貌，尚可供研究彝族文献的流传和形制。行文多数保持彝文的传统，为从上向下、从左向右的直书式，只有一小部分受汉文书写习惯影响，改为从上向下、从右向左直书。装帧形式多为布面裹卷装，这是彝文古籍特有的一种近

似线装的装帧形式(图二),即在摺好的已折成筒子叶的书叶下,放置一块长于书叶尺寸的麻布、棉布或火草布(有二册为皮质封面),将其在书脑处以线缝缀结实,眼数不一,并在布的另一端订上一根细绳,收藏时以布面将书裹起来,用细绳缠绕束成卷儿。除此之外,还有毛装、经折装等其他形式。彝族地区多以火草纤维纺线织布,以为主要布料。《南诏通记》:“有火草布,草叶三四寸,踏地而生,叶背有绵,取其端而抽之,成丝,织以为布,宽七寸许。以为可以为燧取火,故曰火草。”

除特殊的形制外,这批书所用纸也有别于汉文古籍文献,多为彝族地区土法所造的枸皮纸,纤维粗而长,加之彝族经典多是在宗教仪式上翻用,经烟火熏炙,更显粗糙色暗。

这批古彝书完整程度差别很大,有些残损严重,亟待修补。少数民族文献的特殊形制和材料,兼之流传稀少,专业古籍修补人员多是闻所未闻,更谈不上如何应对修补。天津图书馆的修复人员,经过调研和反复商讨,与清华大学的专家学者共同确定了整旧如旧的修补办法,目前仍正在科学的修复之中。

三、科学整理、可逆修复

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曾承接许多外馆汉文古籍的修复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面对这批数量大且情况复杂的少数民族古籍,修复人员格外慎重,在动手修复前,首先在清华大学整理出的账簿式目录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修复档案。即对修补前外观的客观描述、破损程度、破损特征、修补方案等一一予以确定,分析每一册书的用纸情况,随着修复的进行,详细记录修复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随时在书本式目录上记录下来并输入计算机,以备检索。同时拍摄下修补前后及过程中的图片信息,以上所有这些记录和图片都将为今后进一步的整理研究提供原始数据。

接下来是修复原则的确立。经过多次反复的修复试验,明确了“抢救为主,治病为辅”、“整旧如旧”和“可逆性修复”的三原则。以下就三原则的综合运用、以修复实例兼分析图说的形式加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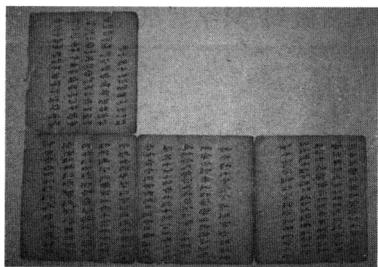
1. 书页折叠具新意

彝—136号《氏族祭祖大典》一书,原书破损不重。当拆开溜口时发现,原书折叠极具新意,是以整纸反复折叠后装订而成,致使下

脚相连,而书口断开(图三)。本着遵从原貌的态度,修复时仅就破损处加以修补,书口并未粘连,然后原样折回,恢复了原有装帧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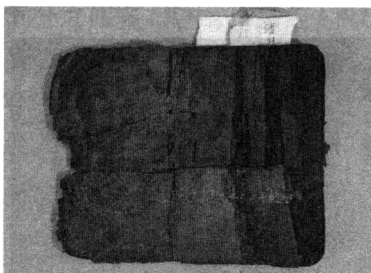
2. 洗与不洗的判定

如前所述,这批彝文古籍由于其独特的成书及保存状况,造成烟熏变色极其严重,字迹辨识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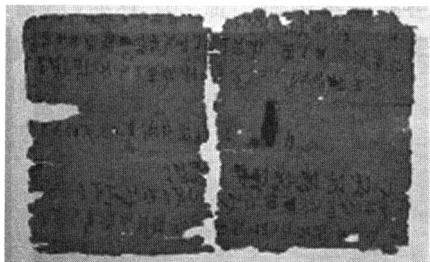


图三 折叠原貌

(图四),且有些书页原有衬纸已经粘连得很难揭开。所以大部分书采取拆开书页,标注页码,然后用过滤的纯净水加热至七八十度后,反复冲洗书页,待阴干书页后,再行修复的做法。与此同时,有些书册本身是朱笔、红格(图五),或者是书页纸张破烂如棉絮、纸页焦脆者,修复中若采取冲洗的办法恐怕会出现洇染、破烂难于收拾的现象,所以根据实际情况未做清洗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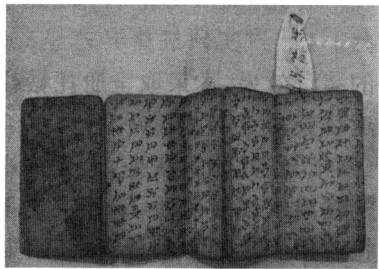
图四 需洗书样



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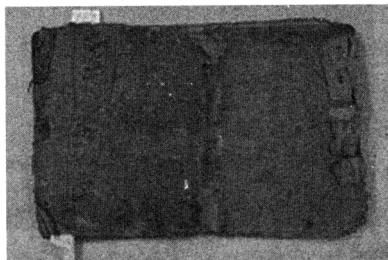
3. 对双面有字及书皮中另有字纸的揭补修复

彝—70号《祭坛请神经》为双面有字经折装(图六),采取温水浸湿将两层揭开,经过分别修补,然后再行托裱一处的复原办法。彝—168号《献水经》揭书皮时发现内有朱笔字迹(图七),将该页修复后,接成与原书一般大小,并将其作为单独一页订在书皮页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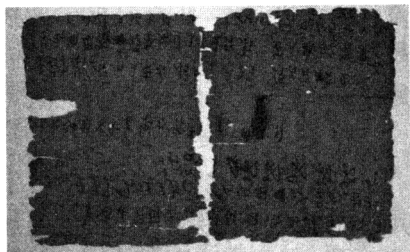


图六 双面图本

八),做到“只字片纸”都尽可能保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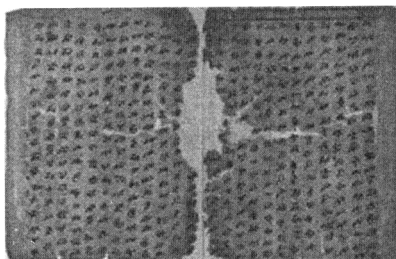
图七 揭页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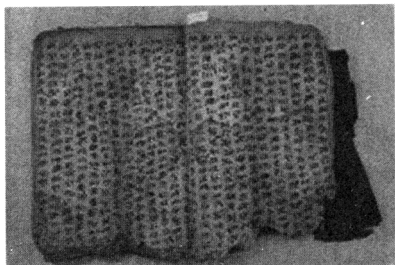
图八 揭后书皮

4. 修、补、裱、镶传统技艺的灵活应用

在这批彝文古籍的抢修过程中,我们在遵循修复三原则的基础上,对传统修复技法灵活应用,大胆尝试,力争达到“最小干预,过程可逆”的修复境界。针对一册书中每一页的不同破损情况来修复,能采用修补办法的就尽可能不用托裱来做,以最大可能地保持书页原貌。



图九 托裱书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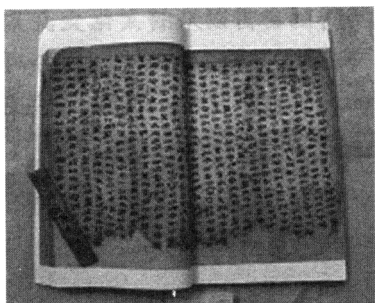


图十 修复前

与此同时,对于特殊情况我们也能做到技法灵活不僵化。如彝—49号《实硕祭奠弄若经》破烂严重,且页少纸薄,考虑到修复后的装订效果,遂采取全册托裱修复法(图九)。再如彝—250号《百解道场祭威荣神尊经》,书为白绵纸,纤维糟朽如絮状,且下部被裁切(图十)。具体做法是:首先清洗污迹,将要修的书页置于案上,用毛笔蘸温水反复清洗,动作一定要轻,不得将已失去纸性的页子弄坏。接着用撒水纸将水分吸干,用染色后的白绵纸进行修补,最后用金镶玉的做法完成整册的装帧,并配以自制的书签,看来非常美观(图十一)。

5. 对装帧形式的保留与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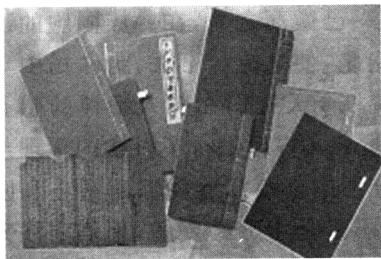
清华大学珍藏的这批彝文古籍保留了原有的装订风貌,这让我们能有机会近距离地体味少数民族文献装帧形制的原始多样性,遵从和保留它是我们开展修复工作必须考虑的前提。于是绝大部分书册的最终装订形式采用彝族文献特有的麻布封面装订的方法,唯一不同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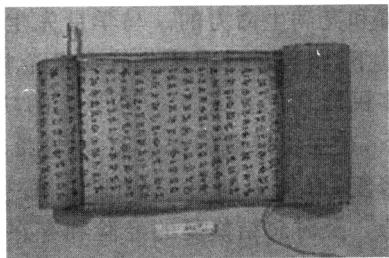
图十一

考虑到未来这批彝文古籍在书库中放置时肯定不会是卷束装,因此采取在原来半面麻布大小的基础上加长为双面麻装(图十二),并保留了捆束的麻绳,保证了以后亦完全可以收放自如。

此外我们对少数不同质地、不同内容书的封面颜色及装帧形式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批书中彝族宗教经典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五分之四多,其中《作祭经》和《作斋经》便有 103 册。选用不同颜色和质地的封面代表不同内容,如地理历史类金镶玉书封面选用青绿色;宗教经济类金镶玉书封面选用棕色;文学类金镶玉书封面选用棕红色,这样一来便可直观地对这二百多册彝文经典加以分类(图十三)。



图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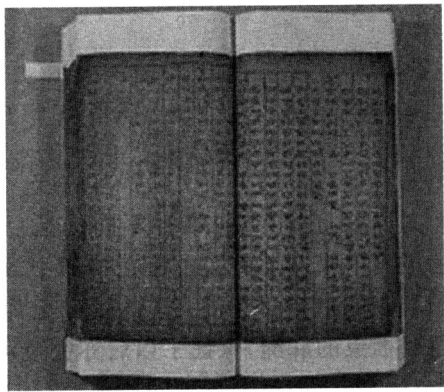
图十三

古彝文书通常为手抄本,雕版印刷本极少,明刻本《劝善经》有两种不同版本,清华收藏彝一244号为年代最早者,是明代末年凤氏土司所刻,其残余木刻雕版原藏那氏土司衙署中,后捐赠国家图书馆收藏。这部书全文约 22900 字,用浅近流畅的彝文翻译《太上感应篇》以宣教说理,反映了汉族道教思想对彝族地区的影响,也说明了汉地

与彝区自古以来的文化交流。鉴于以上情况,且原书本已采用了汉文古籍的线装形式(图十四),我们对该册珍贵彝文刻本采取了传统的金镶玉修复法,装帧配以兰色封面(图十五),突出了它的特殊性。



图十四



图十五 修复后

少数民族古籍中蕴藏着丰富的知识,充实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內容。彝文古籍在微观层面上是对彝族历史和社会文化进程的客观描述,在宏观层面上是真实反映中国历史的重要依据。古彝书內容广博,涉及领域众多,并且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大多是汉文文献没有涉足的,它所记载的每一项內容相对汉文文献都是新鲜和充满生命力的。马学良先生以一己微薄之力,在彝族同胞的帮助下,将数量巨大的彝族典籍抢救出来,使之流传下去,为弘扬中华多民族文化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今天我们在前人精神的感召下,在妥善保藏的基础上,对这批珍贵彝文古籍进行了科学的整理与修复,修复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分考虑都蕴涵着我们的精心和匠心。及时总结修复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是十分必要的,相信它将为深入挖掘和研究清华这批古彝文典籍、为今后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保护与研究产生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马学良述、瞿霭堂、劲松. 马学良学述.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 [2]马学良. 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 [3]刘蔷、朱崇先. 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古彝文典籍述论. 文献,2006(2).

万群,女,本科学历。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古籍修复组组长,馆员。主要从事古籍保护及修复工作,发表古籍整理及修复专业论文《古籍装潢及修复艺术琐谈》、《“南洪北孔”佚文佚诗钩辑》、《孙犁·仿制·修书》、《天津图书馆馆藏敦煌文献介绍》、《朱启铃与四库全书》、《文献修复与版本鉴定》等十数篇。

刘蕾,女,理学硕士,清华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已出版专著2部,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50余篇。研究方向为版本学、目录学及古籍整理。